

中考体育改革:逻辑理路、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

孙民康 孙有平

【摘要】中考体育历经40余年改革与发展,在加强中学体育和增进学生健康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随着中考体育改革的逐步深化,改革面临的问题也更加突出。有必要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探讨中考体育改革的逻辑理路、现实困境和突破路径。研究发现,我国中考体育改革遵循增加考试权重、提升考试分值和扩充考试内容的逻辑主线,面临权重增加,学科地位与课时占比难以保证;分值提升,分值效能与促进作用依旧低下;内容扩充,功利化与应试化现象仍然严峻等现实困境。通过保证学科地位,创新教学方式;优化评价方式,提升改革动力;完善考试机制,加快标准化与科学化进程等举措有助于问题突破。

【关键词】教育评价改革;学校体育;中考体育改革;考试制度

【作者简介】孙民康(1991-),男,湖北黄冈人,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考体育改革与竞技体育发展战略(上海 200241);孙有平,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上海 200241)。

【原文出处】《体育与科学》(南京),2024.1.58~64

【基金项目】2021年国家教育考试科研规划重点课题“体育进高考的公平性研究”,项目号:GJK2021005。

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出将体育科目纳入初、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范围;改进中考体育测试内容、方式和计分办法,科学确定并逐步提高分值^[1]。随后,各省市相继出台了新的中考体育实施意见和工作方案,标志着我国新一轮中考体育改革大幕正式拉开^[2]。回顾我国中考体育改革过程,自1979年上海进行中考体育试点改革,我国中考体育经历了局部试验、全国试点、全面实施和深化改革等多个阶段。在40余年的改革发展过程中,考试的规范性和科学性持续增强,在升学考试中的地位不断提升,这对于促进学生参与体育锻炼和减缓学生体质下降起到了不可替代作用。

然而,中考体育改革在不断推进与深化过程中,也面临着许多争议和现实问题。随着改革逐渐进入“深水区”,既有矛盾也更加凸显。现有关于中考体育改革研究已从“学校体育”“体育学科”和

“运动能力”等视域就演进历程、争论焦点和面临问题进行了探讨和回应,但较少置身于基础教育改革与教育评价改革的整体语境开展系统的理论研究。因此,本研究将结合现有研究,引入教育评价改革与升学考试制度改革理论与分析方法,探讨中考体育改革的逻辑理路、现实困境和突破路径。为夯实中考体育改革理论基础、完善分析框架、推进中考体育制度改革提供参考。

1 中考体育改革研究回顾与分析框架构建

“中考体育”制度是我国教育领域的制度创举,历史和国际上尚无成熟的理论与实践先例,其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可借鉴理论、方法与案例亦非常有限。本研究将通过中考体育改革研究回顾与评述,了解中考体育改革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历程,并结合现有研究,引入教育评价改革与升学考试制度改革理论与分析方法搭建分析框架。

1.1 中考体育改革研究回顾

通过文献计量学方法梳理以“中考体育改革”

为主题的研究发现,在 2007-2012 年和 2020 年至今出现了“两次高峰”。聚焦这两个时间段,选取试行“体育中考”初期主要负责人^[3]、知名学校体育研究专家^[4-5]、中考体育改革“云南经验”的牵头单位学者^[6]、新一轮中考体育改革主管部门管理者^[7]和“体育中考”学术工作坊集体研讨等^[8]代表性研究进行学术史整理,归纳如下。

(1)关于中考体育改革与发展历程的认识逐渐清晰,趋于统一。以 4 个不同时间段的代表性研究(见图 1)为例,虽然不同研究对中考体育改革与发展历程的时间点细分和阶段命名存在些许差异,但总体上已达成共识。其划分的时间节点可概括为“2 个标志性事件、2 个重要文件”。“2 个标志性事件”分别为:1979 年的上海崇明中学试行“体育加试”,2020 年的云南中考体育“100 分”;“2 个重要文件”分别为:1997 年国家教委印发的《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工作实施方案》,2007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已有研究对演进历程的划分主要遵循 2 条主线:一是基于空间维度,主要划分为局部试点、全国试点、全国范围内实施 3 个主要阶段,反映了从局部到全国,从试行、推广到全面实施的发展过程;二是基于考试性质维度,主要划分为体育加试、体育升学考试、体育科目纳入中考计分科目 3 个主要阶段,既反映了考试性质的变化,也反映了中考体育进入升学考试和在升学考试地位逐步提升的过程。

毛振明 等
2023

肇始试行实验期	全面平稳发展期	成熟常态发展期	二次快速发展期
1979	1998	2007	2013

许弘 等
2022

探索阶段	试点、发展阶段	全面实施阶段	提质增效新阶段
1979	1997	2007	2020

殷真新 等
2021

起始、试验阶段	普及发展阶段	全面推广、覆盖阶段	全面深化阶段
1979	1997	2007	2020

刘海元
2008

试验阶段	改革发展阶段	全面深化阶段
1979	1996 1997	2005 2006

图 1 有关中考体育改革与发展历程划分的代表性观点

Fig.1 Representative views o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physical education for senior high school entrance examination

(2)关于最新一轮体育中考改革价值取向和功能定位存在争议。部分学者对新一轮中考体育改革重视过程性、增加选择性、提高分值和扩充内容等取向与举措给予肯定。亦有部分学者在选拔功能与育人功能矛盾、“应试”与“减负”目标矛盾等

方面表达隐忧。个别学者将体育作为中考主科的取向,衍生至受教育权、学校人才培养和社会价值体系层面进行批判。

(3)关于体育中考改革面临的问题和可能出路的研究思路日益丰富,成果多样。研究思路按照方法侧重点可分为逻辑思辨、历史演绎、国际借鉴和学术研讨汇总 4 大类。逻辑思辨主要是基于学校体育育人目标和中考体育改革的功能与效果探讨问题;历史演绎主要是基于历史演进梳理、经验总结分析问题;国际借鉴主要对英国普通中等教育证书(GCSE)体育考试^[9]和项目反应理论(IRT)在美国体育学习成果测评中的应用^[10]进行解析并得出启示;学术研讨汇总则通过学界专家和一线中学体育教师的理论与实践碰撞,集思广益,形成共识。提出的问题和出路主要分为 2 类:一是从改革全局出发,探讨改革面临的必要性、公平性、科学性、可行性、负担性和教育性等战略层面问题,并提出改进策略;二是从考试本体出发,尤其是将其视为一种评价,探讨评价过程中内容设计、评价导向、评价标准和评价实施等操作层面问题,并从测评视角提出具体的优化路径。

基于已有研究回顾发现,首先,中考体育正逐渐进入改革“深水区”,学界也已做出改革进入全面深化和提质增效新阶段的论断。当前的首要问题,不是“要不要改”,而是“怎么改”。因此,有必要完成研究重心转向——由“批判”走向“建设”,研究的重心应该聚焦问题和出路。其次,现有部分研究对于新一轮中考体育改革的批判多置身于“教育负担”“教育公平”和“社会价值”等宏大的场域进行叙事,抓住某一个环节或者体育学科的特殊性进行批评,却刻意忽略中考体育在延缓我国青少年体质下降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为中国素质教育提供了一个新的制度和方法论的重要意义。致使这种批判走向泛化、失去公允。相反,现有关于改革问题与出路的研究又多局限于“学校体育”“体育学科”和“运动能力”等较为狭隘的场域,鲜有研究将中考体育改革置身于基础教育改革与教育评价改革的语境,在注重体育学科特性的同时,从基础教育改革和教育评价全局出发进行具体研究。这种批判时“贪大求全”,分析具体问题时“一叶障目”的做法,不利于问题解决,有必要完成分视域转向——由单一“学校体育”转向“基础教育和教育评

价”的整体视域。再次,现有关于中考体育改革问题与出路研究视角,要么过于宏观,停留于战略层面,多是反映考试制度普遍存在的问题,较少关涉中考体育的特殊问题;要么过于微观,仅关注评价本身,将教学、锻炼和评价割裂,难以系统地分析问题。且宏观视角与微观视角缺少过渡与衔接,缺少分析问题的高度与深度、前瞻性与可行性。最后,中考体育改革研究不应局限于历史演绎、逻辑分析和经验借鉴,止步于“中考体育”话题的热点讨论,应完成研究范式转换——由“逻辑思辨”走向“理论建构”。

1.2 分析框架构建

通过中考体育改革研究回顾与评述,结合前文研究重心、视域、视角和范式的转换思路,搭建分析框架如下。

(1)结合中考体育改革和发展历程划分2条主线:空间维度——从局部到全国,从试行、推广到全面实施的发展过程;考试性质维度——体育加试、体育升学考试、体育科目纳入中考计分科目的过程。从我国教育评价改革的整体视域,围绕“过程性”和“选择性”2大要点,分析我国中考体育改革具有延续性的政策与举措,剖析其逻辑理路。

(2)基于我国中考体育改革和发展的内在逻辑与规律,探讨持续性的政策与举措在取得成效的同时面临的现实困境,围绕教育评价与升学考试制度改革理论中的“选择性”“多样性”“过程性”和“负担性”等价值取向,梳理中考体育改革中的体育教学、体育锻炼与考试评价问题。

(3)将升学考试制度改革理论中公平性、科学性、可行性和效率等命题融入中考体育改革具体突破路径探讨之中,力求兼顾宏观与微观的平衡。同时,引入刘海峰、于涵、边新灿和郑若玲等科举学与教育评价领域知名学者有关升学考试制度改革的基本理论和最新成果^[11-14],围绕体育教学、考试评价和招生录取的“教、考、招”3个环节提出改革的突破路径。

2 中考体育改革的逻辑理路

梳理中考体育改革具有延续性的政策与举措,发现,中考体育改革过程中延续性举措主要包括增加考试权重、提升考试分值和扩充考试内容,这3大举措构成了改革的逻辑理路。

2.1 增加权重:从小到大,从软挂钩到硬挂钩

中考体育改革反映了中考体育从无到有,影响

范围从小到大,与升学逐渐关联的过程。其本质是一个“增权”过程,增加权重可谓贯穿了整个改革历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空间辐射层面,中考体育的实施范围逐渐扩大。1979-1996年为局部试点阶段。从1979年的上海崇明中学试行,到1981年全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会议之后的北京、上海、辽宁、山东、河南和湖南6省市试点,再到1982年召开“初中毕业生升学考试体育座谈会”,全国已有24个省市进行了中考体育改革试验,中考体育改革试验范围变广,逐步从华东地区渗透到东北、华北和华中地区。1997-2006年全国试点阶段。国家教委印发《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工作实施方案》,提出从1998年起在全国逐步实施体育中考。2007年开始进入全面实施阶段。200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提出全面组织实施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自此中考体育实施范围逐渐由局部试点过渡至全国范围内实施。

二是升学关联层面,中考体育与升学逐渐由软挂钩变为硬挂钩。在局部试验阶段,中考体育通常作为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会考)的一部分,而不是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通常意义上的“中考”)的一部分,即当时的中考体育主要作为评价学生初中阶段学业水平的依据之一,重点强调是否“达标”,评价是否符合毕业要求,与升学关联不大。直至1997年,国家教委印发《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工作实施方案》,才明确体育成绩必须计入升学的录取总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直至2007年“中央7号文件”颁布后,中考体育才逐渐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参与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实现与升学的“硬挂钩”。

2.2 提升分值:从少到多,从“副科”到“主科”

中考承载着检测初中毕业生是否达到规定学业水平和高中选拔条件的双重任务,其中又以选拔性备受重视。分值的高低及其在考试总分中所占比重无疑是反映一门学科地位的重要指标^[2]。中考体育在“增权”过程中,完成了与升学“软挂钩”到“硬挂钩”的转型。而提升分值则是增加权重的延续与细化,是在中考体育从无到有基础上,地位不断提升的过程。

自1997年体育正式列为中考计分科目以来,提升分值的改革策略被持续沿用,中考体育分值呈逐年上升趋势。分值变化经历了两个大的“提分

期”,第一个提分期始于2007年。1997-2007年,各试点中考体育分值大多在20分以下,仅个别省市为20~30分。2007年“中央7号文件”颁布后,多地提高了中考体育科目的分值,绝大部分省市的中考体育分值提升至30分及以上。以2008年为例,一项针对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调查显示,10个地区中考体育分值为30分,6个地区分值为30~40分,4个地区分值为50分,个别省市达到甚至超过60分^[4]。第二个提分期出现在2020年。202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并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提出学校的中考体育要科学确定并逐步增加分值。云南省从2020年秋季入学新生开始实施新的中考体育方案,体育和语文、数学、外语一样为100分^[15]。随后,广州、长春等地公布的2021年中考体育方案也将体育考试分值提高10分。从各地陆续出台的中考体育新方案来看,体育分值超过50分的省市越来越多。

2.3 扩充内容:从单一到多样,从“体能为主”到“体技并重”

中考体育改革过程中与提升分值相匹配的改革路径是扩充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成绩构成逐渐多样,更加合理,逐步关注到锻炼习惯、行为和运动水平协调发展。中考体育总成绩涵盖了平时成绩、体质测试和中考体育统一测试,而平时成绩又涵盖了体育课、课余锻炼、学期考试成绩和运动竞赛等表现,多样的成绩构成兼顾了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

二是中考统一测试类型和项目种类增加,逐步实现从“体能为主”到“体技并重”。中考体育实施初期,测试类型多为必测项目,测试项目种类与体质测试重合度较高,多为基础的体能类项目,如跑(50m跑、1000m/800m跑)、跳(立定跳远)和投(掷实心球)等。2007年之后,越来越多的省市引入选测项目,采用“必测+选测”结合的测试形式。同时,不断扩充选测项目种类,包括足球、篮球、排球、武术和体操等。以2021年上海市中考体育项目设置为例,考生可在四类项目中各选一项作为考试项目,四类项目包含耐力类(800m/1000m跑、4分钟跳绳和200m游泳),速度、爆发力类,小球、体操、武术类和大球类。要求在每一项类里面选择一样,既关注了学生选择的灵活性和个性需求,也保证了学

生身体素质与运动技能发展的均衡性和全面性。

3 中考体育改革的现实困境

中考体育改革探索出了增加考试权重、提升考试分值和拓展考试内容的主要策略和路径,并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延续和细化这一逻辑主线。随着改革深入,初步实现了中考体育纳入升学,中考体育与体育学科地位提升以及考试内容从单一到多样的转型。然而,既有路径推进也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和局限性。总体来看,中考体育增权、提升和扩容需求与中考整体稳定之间存在矛盾,不仅不可能无限制地增权、提升和扩容,而且随着“增·提·扩”的推进,其边际效应会随之缩减,助推效果和激励作用越来越有限。分开来看,还存在权重增加,学科地位与课时占比难以保证;分值提升,促进作用与分值效能依旧低下;内容扩充,功利化与应试化现象仍然严峻等现实困境。

3.1 权重增加,学科地位与课时占比难以保证

2022年4月,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年版)》。新版课标对各科课时占比进行了调整,体育占比10%~11%,仅次于语文(20%~22%)和数学(13%~15%),高于英语占比(6%~8%),排名第三。新课标出台引发社会各界热烈讨论,颁布当天就有多篇报道,以体育课时占比为依据,提出体育课取代英语课成为“第三主科”的观点。然而,通过查阅2001年版和2011年版课程标准,不难发现,体育的课时占比一直为10%~11%,单从课时占比排序看,从2001年开始,体育课时占比就超过6%~8%的英语,排名第三了。那么,为什么2001年体育课却很少被提起,也没有被认为是主科呢?原因在于政策的落实环节。落实到实际的教学实施层面,语数外等学科会被增加课时,甚至会挤占体育课课时。中考体育“增权”尚未从本质上改变体育学科地位,大多数城市的体育学科中考分值占比并没有与课时占比相匹配。

无论是中考体育作为必考科目被重申、权重增加、重要性进一步强化,还是课时占比被反复强调,都反映出体育学科地位与课时占比、中考体育重要性不相匹配等问题。中考体育改革带来的更多是对“考试”本身的关注与重视,并没有根本上让体育成为真正的主科。体育学科地位提升与课时占比的保障还需不断推进,这样才能跟上中考体育改革

的步伐。

3.2 分值提升,分值效能与促进作用依旧低下

首先,标准不一,分值高低不能客观反映学生身体形态、机能、素质和体质健康水平。以云南省为例,有调查显示,云南省中考体育分值领先全国,但初中生多项身体素质与机能指标低于全国均值。以13岁(对应七年级)男生为例,云南省该年龄组男生肺活量、立定跳远和50m跑分别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245.7mL、3.3cm和0.4s^[16]。

其次,区分度低,难度设置不合理,无法精确反映学生体育学习锻炼效果的差异。科学合理的考试标准,其难度设置会使学生成绩总体呈正态分布,体现难度梯度,中间分数段比率较高,高分率和低分率较低。然而,中考体育长期存在满分率、高分率过高的问题,部分省市中考体育满分率甚至高达50%。无论中考还是高考,没有任何一个科目的考试有如此高的满分率^[17],高分率以及成绩的高度趋同,降低了考试区分度,使得分值效能大幅下降^[18]。近年来,部分省市为了遏制过高的满分率,大幅提升了考试标准,比如,深圳市2022年中考体育男子800m满分标准提升至2分38秒,相对于所属省市满分标准提升了近1分钟,已经接近女子国家二级运动员标准(2分26秒)。新标准的提出引起了较大争议,很多家长难以接受。同上,标准过高也会导致成绩总体偏低,分数集中于中低分数段,导致成绩趋同,同样会降低区分度和分数效能。

分值提升并没有带来分值效能的提升,而体育考试分值提升对于体育教学的积极影响也难以实现。“虚高”的分数容易导致学生自满、掩盖学生整体体质不佳的事实,无法激励学生加强学习与锻炼,中考体育对体育教学与课后锻炼的促进作用也就大打折扣。

3.3 内容扩充,功利化与应试化问题仍然严峻

中考体育考试内容、形式与文化科目存在一定差异。首先,中考文化科目考试命题依据是“考试大纲”,考试大纲所列考试内容属于必备的知识与能力要求,统一纳入考试命题的范围,即考试大纲规定考试范围,但不涉及具体考试内容(试题);而中考体育科目考试内容与形式等依据是“中考体育实施方案”,实施方案包含考试形式、内容和标准

等。即明确具体考试内容与标准,相当于中考文化课“考题”未知,中考体育的“考题”已知。其次,中考文化科目“课程标准”与“考试大纲”匹配度较高,考试大纲涵盖了课程标准的主要知识点,并对必备基础知识和能力进行明确规定,考试大纲对课程标准的落实有促进作用^[19];而中考体育科目“课程标准”与“中考体育实施方案”匹配度并不高,考试方案里的内容无法较全面地涵盖“课程标准”内容,比如中考体育统一考试内容几乎不涉及健康知识的考查,测试项目种类也远少于课程标准涉及的运动项目。

鉴于中考体育“考题”的已知与确定性,即使最新改革方案设置了大量选测内容,包括限制项目类型的选测项目设置(规定每一类项目,必选其中一项),学生依然可以在学习过程中提前确定自己的选测项目,这容易使学生在体育课与课外体育活动中过分注重对必测项目和自己所选项目的学习与训练,忽视其他知识与运动技能学习,导致应试化问题无法有效消解。同时,中考体育科目“课程标准”与“中考体育实施方案”匹配度不高,考试内容远少于课程标准里的学习内容。加上受中考的升学压力影响,学校体育教学会被领导、家长和学生干扰,教学实施过程容易脱离课程标准,而以中考方案内容为导向,“考什么,教什么”的功利化现象依旧难以有效规避。

4 中考体育改革的突破路径

4.1 教学为要:保证学科地位,创新教学方式

中考体育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以考试为“指挥棒”,加强学校体育和体育教学,增强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因此体育教学是改革的重要一环。教学层面的举措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是保证体育学科地位和课时占比。随着近年中考体育分值不断提升,加上《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年版)》关注度提高,才产生了体育作为“第三主科”的提法。实际上,2001年的“课标”就规定了体育的课时占比为10%~11%,仅次于语文、数学学科,位列第三。可见体育课时占比和学科地位长期处于难以保障的尴尬境地。因此,首先,在体育教学中应增加体育课次和整体时长,逐步实现体育课时占比与课标要求相一致。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可以试行每天一节体育课,保障体育课时充足、均衡。此项举措已经在2021年上

海小学阶段全面实施,以及在2024年深圳中小学阶段全面实施。其次,健全监督和管理机制,杜绝取消、侵占体育课和体育锻炼活动现象,保证学生体育课程学习和锻炼。切实改变体育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局面,以体育课为基础保证体育学科地位。

二是创新体育教学方式。在中考体育项目扩容和选择性增强的新趋势下,体育教学方式也要适时调整、创新。首先,体育教学内容力求丰富,满足学生多样化运动体验需求。应让学生在体育教学中体验更多的运动项目,拥有更大的选择余地,发现真正的兴趣点,发展自己的运动兴趣和特长。其次,探索以个性化学习为核心的精准教学模式。精准教学模式体现的是“适性”“适材”“适时”“适量”的教学活动原则^[20],让每位学生在各自最近发展区内掌握运动知识与技能。通过精准的学情分析、精准的教学内容和精准的教学方法,为不同运动基础、兴趣和选考项目的学生制定适合学生个性化学习的高效教法和学法。最后,探索课内、课外一体,“家—校—社”协同联动,联动教学与育人方式,尝试将体育教学、家庭体育作业和社区自主锻炼3大环节打通,充分发挥体育教学的综合效益。立足体育教学,以教学促进学生主动参与体育锻炼,有助于我国中考体育改革育人的终极目标实现。

4.2 评价推动:优化评价方式,提升改革动力

4.2.1 分数与赋分相联系:保证区分度与分数效能

一方面,一定的区分度是考试科学性的体现,高考体育和后续中考体育调整都要注意区分度。针对难度设置不合理问题,可以通过大范围调研、监测和调整使难度趋于合理,保证学生成绩总体呈正态分布,体现难度梯度、成绩区分度。

另一方面,针对分数效能和不同选测项目成绩可比性不足问题,应在计分规则上进行改革。2021年,福建、河北、辽宁、江苏、湖北、湖南、广东和重庆8省市迎来“3+1+2”新高考模式。其中,“2”表示:政治、地理、化学、生物任选2科,每科满分均为100分,以等级“赋分”成绩计入考生总成绩。等级“赋分”是一种相对性评价制度,根据某一考生在考生群体中的相对位置来对其进行评价^[19]。中考体育选测项目较多,也可以参照高考文化课中的任选科目,采用基础分数与赋分相结合的方式,对考生的

单项测试成绩进行等级划分,而后依据考生单项测试成绩排名所在的等级区间,赋予其对应等级的分数。随着选测项目逐渐丰富,不同项目评分标准很难保证在难易程度上完全一致。赋分制度根据学生每个测试的排名来进行赋分,分数有所变动,但是排名没有变动,竞争力也就没有变化,减少了选测项目难度差异引起的整体分数差异,从而更加客观地反映学生真实水平,保证分数效能。区分度与分数效能提升,能提高中考体育评价的有效性和科学性,激励学生学习和锻炼,促进中考体育改革良性循环。

4.2.2 选测与抽测相配合:规避应试化教学

虽然中考体育已经引入了大量选测内容,包括限制项目类型的选测项目设置(规定每一类项目,必选其中一项),但是学生依然可以在学习过程中提前锁定自己的选测项目,这容易导致学生在体育课与课外体育活动中偏向于必测项目和自己所选项目的学习与训练。中考体育“考题”的已知与确定性,也使其难以规避“应试化”现象。

为遏制应试化问题,可参考中学实验科目和外语口语考试中广泛采用以及部分省市中考体育新引入的“抽测”形式。建立测试项目库,并对选测项目进行分类,允许学生在所选项类中随机抽选测试项目,在保证丰富学生选择、尊重学生个性的同时,最大限度规避因测试项目确定引发的应试化教学与备考现象,保障中考体育改革的持续推进。

4.3 录取引导:完善考试机制,加快标准化与科学化进程

中考体育纳入初中升学计分科目,其“选拔”功能被强化,与招生录取关联更为紧密。招生录取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利益,牵动着无数家庭的神经,其导向性和引导作用非常强。完善考试和录取机制,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一是促进课程与考试相匹配,加快中、高考体育标准化进程。首先,注意“课程标准”“考试大纲”与“考试实施方案”的一致性与匹配度,可适当参考文化科目研制“考试大纲”,“考试大纲”内容尽量全面涵盖“课程标准”的核心内容。其次,“考试实施方案”中测试内容严格以“考试大纲”为依据,设置不同测试项目类别,在保证涵盖不同项目类型的前提下,适时更换,提高测试内容的灵活性和不确定性,避免体育考试始终处于“考题”确定的境地,

以及考试方案全面涵盖“课程标准”内容的结构性问题,从源头上遏制“考什么,练什么”。最后,为了保障考试权威性和公信力,需要保证考试全过程的标准化^[21-22],包括考试方案设计、考试管理、考试场地器材以及考试信息发布与公示等,加快标准化进程。

二是探索准入与选拔相结合,试验同文化批次内体育成绩与录取关联。当前,中考体育的主要争议点之一是学生个体的先天差异所带来的公平性问题^[17]。部分学者认为,与先天遗传高度相关的体质与运动能力不宜纳入教育选拔与普遍意义上的人才能力评价体系。鉴于升学考试的高利害性,学生体质先天差异性以及考试录取的公平诉求,中考体育可尝试采取“准入”与选拔相结合的形式。首先,严格把控中考的体育成绩准入标准,除特殊学生外,初中生均应达到规定的准入标准,方可参与升学录取。其次,将体育成绩作为一种补充评价参与中考选拔,即文化课总分确定学生所在批次,同文化课批次内的学生采用文化课和体育成绩总分相结合的方式参与投档与录取,确保文化成绩划定等第、批次,体育成绩参与同批次内评价与选拔,以调和体育实质性纳入中考选拔与公平诉求之间的矛盾。通过探索更为合理的考试与选拔机制,加快中考体育改革的科学化进程。

5 结语

中考体育改革的产生与发展,与我国学生体质健康状况下降有着密切联系,其改革历程缺少现成经验借鉴。而中考体育改革涉及体育教学、考试评价和招生录取等多个环节,不应仅从考试维度孤立地探讨。未来中考体育研究应围绕“教—考—招”一体化改革加强构建基础理论,可尝试引入教育测量理论、系统评价理论(过程性评价、表现性评价和增值性评价等)和教育改革理论等,从基础教育改革、教育评价改革和学校体育改革全局出发,充实理论基础,完善分析框架,实现研究突破。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EB/OL]. (2020-10-15) [2022-08-11]. http://www.gov.cn/xinwen/2020-10/15/content_5551609.htm.
- [2] 孙民康,张一民,孙有平.中考体育改革的价值取向与两难博弈[J].中国考试,2021(11):26-34.

[3] 毛振明,李忠诚,向静文.对体育毕业与升学考试的思考:基于体育中考40余年的成功经验展望未来的高考体育[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23,49(05):1-11.

[4] 刘海元.我国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制度实施现状分析[J].体育学刊,2008,15(09):8-14.

[5] 熊文.争议与热点:新时期体育中高考改革取向再审视:兼论“双减”背景下体育中考的介入与定位[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2,56(08):83-92.

[6] 聂真新,刘坚,高飞.中考体育改革:源流、价值与路径[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1,44(09):76-85.

[7] 许弘,马丽.“双减”背景下体育中考改革的发展趋势研究[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22,37(01):38-43.

[8] 杨立远.体教融合背景下体育中考的历史回顾、现实困境与发展出路:“体育中考”云学术工作坊综述[J].体育与科学,2020,41(06):111-116.

[9] 董国永,陈乐.英国GCSE体育考试制度对我国体育中考改革的启示[J].中国考试,2023(12):86-93.

[10] 何毅,董国永.IRT在体育学习成果测评领域中的应用及其对我国体育中考的启示[J].体育学刊,2021,28(04):94-100.

[11] 刘海峰.高考改革中的两难问题[J].高等教育研究,2000(03):36-38.

[12] 于涵.不忘初心推进新高考改革面向未来构筑现代化考试[J].中国高教研究,2018(03):17-23.

[13] 边新灿,蒋丽君,雷伟.论新高考改革的价值取向与两难抉择[J].中国高教研究,2017(04):61-65.

[14] 郑若玲,徐东波.高考科目改革向何处去:基于70年高考科目设置变迁与困境的分析[J].复旦教育论坛,2020,18(03):91-97.

[15] 云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初中学生体育音乐美术考试方案的通知[EB/OL]. (2020-12-03) [2022-08-12]. <http://jyt.yn.gov.cn/web/38d5f8d6af024bd0abe28cc484b18af0/a2f588a83948443ca65e67fcc8ecbd14.html>.

[16] 杨帆,朱黎.云南省体育中考“百分改革”问题分析与对策探讨[J].河北体育学院学报,2022,36(03):72-76.

[17] 中考体育,“满分”的假象害死人[EB/OL]. (2018-06-09) [2022-09-15]. https://www.sohu.com/a/234772206_613653.

[18] 侯广斌,邓芬,黄先锋.公平价值视角下学生体质测试中力量耐力标准的思考[J].河北体育学院学报,2020,34(01):79.

[19] 宋宝和,赵雪.课程标准与考试大纲[J].中国考试,2016(12):5-9.

[20] 孙德芳.选考选课选育人方式改革的逻辑理路、现实困境与优化策略[J].中国教育学刊,2022(07):84-88+102.

[21] 王丽.对建立考试管理标准化系统的思考[J].中国考试(研究版),2007(06):15-17+26.

[22] 王伦信.我国标准化考试的引入和初步发展[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7(02):89-96.